

北平京華

上海文明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十年六月初版

(小說會) 如此京華 全一冊

每部定價洋四角



著 者 葉 小 鳳

發 行 者 兼 進 步 書 局

發 行 所 文 明 書 局

上海棋盤街

分 售 處

北京 天津 奉天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定州 保定 雲南 貴陽 重慶 衡陽 廈門 新加坡 石家莊 黑龍江 張家口 哈爾濱 吉林 西安 蘭州 成都 杭州 寧波 福州 汕頭 安慶 梧州 香港 東莞 潮州 徐昌 武長 昌春 太原 漢口 南昌 常德 宜昌 沙市 漢陽 衡陽 廣州 長沙 開封 溫州 定州 保定 雲南 貴陽 重慶 衡陽 廈門 新加坡

中 華 書 局

小說會
如此京華 上卷

葉小鳳

第一回 喬簋竊亂登祈年殿 絮綱領哀唱望江南

太平昌明之世。謳歌歸頌之元。一陽初泰之月。鐘鐃奏雅之日。中華民國。遍地笙歌。紀念良辰。澈天歡喜。百萬方里。沒一處不綵麗燈明。四萬萬人民。沒一個不酒酣飯飽。吾大總統稱堯述舜。勤政愛民。特發了個與民同樂的大願。將京師禁地一律開放。百姓一個個歡天喜地。旌旗鼓樂。把一座周圍百里的。大都裝點得五光十色。晝暗宵明。那萬家爆竹。比庚子年的槍炮還熱鬧。百尺簷山。比圓明園的劫火還燦爛。真是御樓大鋪。九天舞。忙之時。仙仗玉京。萬里笙歌之會了。却說那天天壇爲遊人廣聚之地。說的唱的跳的走的各種頑意兒。都有一處處都是萬頭攢動。采聲不絕。獨有兩個懶懶漢。一個叫劉哈兒。一個叫馬回子。這兩個人。平日也各有各的事業。那馬回子是椎埋巨擘。劉哈兒是胠篋舊家。這日喝得醺醺的。在各處混了一回。覺得這紀念兩字。半明不白的。沒甚有趣。便趲上祈年殿來。那祈年殿。玉檻蟠螭。銀階砌。遠山挂。近樹垂。紳當日。龍鱗映日。鳳輦拖雲。仙樂御香。百官侍從。正不

知何等。適早整肅。想不到今朝竟被這兩個。億懶漢。嘻皮笑臉。蹣跚而登。那殿門。平常是鎖著的。這日也照例開放。劉哈兒等。向殿外走了一遍。便大踏步進殿。見四面空洞洞的中間。設了個神位。神位旁邊。排列著一個個的木籠籠。都囚著列祖列宗的神牌。一只巨大無外的寶座。座上結了個蛛網。一個蛛兒。罩在中間。大有楚重瞳取而代之的氣概。哈兒見四面無人。拾了根枯枝。將蛛網一捲。笑叱道。你也配蹲在這兒。那蛛兒各索爬開。哈兒便一躍登座。笑向馬回子道。屈你充個軍機大臣罷。馬回子笑道。吓。你也瞧瞧自己的嘴臉。配不配快滾下來。把這位子給我罷。劉哈兒道。你要來覬覦。非分麼。看我一封丹詔。驅逐你出京去。馬回子笑著罵著。將劉哈兒夾頸一拾。道。你要驅我出京。我先逼你退位。劉哈兒被回子一拾身子。蹲不住。便小雞般跌了下來。馬回子一臀坐定。道。做皇帝不算時髦。我來做個總統。給你看看。劉哈兒道。吓。殿還是殿。寶座還是寶座。總統能皇帝罷。憑你便了。說沒有完。遠遠有幾個人走來。兩人便一縷烟走了。那走來的人。一個姓危。名言是前門外元通庵側的一個教讀先生。一個是元通庵道士。兩人一步步上了崇階。憑檻眺望。了一回。危先生嘆口氣道。不圖天壇乃有今日。道士道。先生這句話是替天壇傷心。還是替天壇快意呢。危先生道。傷心不敢。快意何曾。我只覺得凡百。

見。聞。動。增。感。慨。罷。哩。道。十。歎。道。清。室。自。無。存。理。只。年。來。種。種。也。把。吾。中。華。道。德。名。教。斲。喪。太。甚。了。不。要。說。別。件。就。是。我。們。隔。壁。那。個。當。小。子。的。如。今。不。是。簇。新。的。部。曹。麼。危。先。生。道。爛。羊。都。尉。牧。猪。將。軍。叔。季。仕。途。原。多。如。此。我。們。住。在。這。北。京。也。久。了。這。一。雙。冷。眼。正。不。知。看。盡。了。多。少。升。沉。滿。腹。熱。腸。裝。逼。了。多。少。齷。齷。還。有。甚。麼。希。奇。呢。說。完。不。覺。一。雙。老。淚。止。不。住。洑。瀾。起。來。兩。人。正。黯。然。相。對。忽。聽。得。遠。遠。的。一。陣。絃。索。聲。接。著。又。是。一。陣。喝。采。聲。道。士。強。笑。道。把。不。干。己。事。傷。心。他。甚。麼。橫。槓。你。坐。定。了。條。冷。板。櫓。我。抱。住。了。部。玉。皇。經。上。不。爲。亂。臣。下。不。爲。賊。子。無。功。無。罪。得。過。且。過。還。管。那。些。事。做。甚。你。不。聽。那。廂。歡。聲。動。地。一。片。太。平。麼。我。們。也。去。樂。一。回。莫。被。他。們。佔。了。便。宜。去。說。完。拉。了。危。先。生。便。走。危。先。生。拭。淚。歎。道。國。慶。大。典。獨。我。來。歡。場。揮。涕。那。班。時。髦。百。姓。見。了。不。說。是。喪。心。病。狂。也。便。說。是。存。心。咀。咒。哩。兩。人。下。了。祈。年。殿。慢。慢。向。人。叢。中。走。來。見。一。處。處。人。山。人。海。呼。笑。雜。作。想。擠。也。擠。不。上。去。便。出。了。天。壇。出。門。不。上。十。步。見。一。個。布。篷。兒。篷。外。豎。著。根。竹。竿。竿。上。挑。著。張。白。紙。兒。寫。著。故。都。新。唱。四。個。字。再。看。篷。底。時。一。個。蒼。頭。削。首。的。黃。冠。捧。著。支。三。絃。兒。低。眉。垂。目。的。調。著。兩。人。覺。得。這。黃。冠。倒。狠。有。些。意。思。便。走。將。前。去。聽。著。他。調。了。一。回。將。三。絃。放。下。喝。了。口。茶。便。低。低。的。說。了。四。句。開。詞。出。來。詞。曰。



玉泉山上白雲飛。昆明湖邊鵲啼。惟有年年新燕子。猶向達官梁上棲。

這四句開詞原也憂深思遠。不覺把兩人聽住了。那黃冠歇了半晌。接著便唱起他的正本來道。

我一唱一唱一。汝瀾妖火經天流。帝座金人墮淚下銅臺。一夕六宮開。

我再唱一唱一。汝瀾玉棟珠簾賓館起。軟輿細馬貴人來。丰采各非凡。

我三唱一唱一。汝瀾折矢刑牲成信誓。彎弓盤馬故徘徊。然到劫餘灰。

我四唱一唱一。汝瀾未嫁天孫工。通負半粧妃子好。丰裁新樣鬬眉彎。

我五唱一唱一。汝瀾塞外狼烟紅。似血。囊中人骨白。於灰。猶自舞瓊臺。

我六唱一唱一。汝瀾劉毅繞床豪。氣盡分司入座。美人廻行樂。洵多才。

我七唱一唱一。汝瀾吮嗟計工如蠟。蝨。睚眦怨結。誤蜂螫。寄語不如歸。

我八唱一唱一。汝瀾芻狗未聞加斧鉞。銅駝會見臥蒿萊。不盡爲君哀。

危先生聽到這兒。不覺入耳痛心。再忍不住。上前拱手問道。尊唱含括近事。憂心如焚。不知共編了多少。倘能刊行。數千部。唱遍人間。不是件功德麼。那黃冠睜睜看了危先生一眼。冷然道。居士辛苦天地。

不燬拙歌。不了要教我刊行全部。咳。留得這雙老眼。看得見千奇萬怪。怕這三條絃上。揮彈不盡哩。危先生道。這曲中事實。都是你老人家親見過來的。麼黃冠如沒見的一般。向天望了望。道風雲詭幻。炎涼不定。天心人事大略可知。雨快來了。居士請便罷。說完。把竹竿拔了。抱著三絃。翩然竟去。危先生發了回怔。纔回頭。向道士歎道。可知世上傷心人。不止吾儕哩。真是

借他一掬傷心淚。發我三年鑄鼎書。

第二回 危教讀正規彈鋏客 劉僉事亂和閨情詩

却說危先生同道士離了天壇。黯然歸來。道士自回庵去。危先生將到自己門首。一個小丫頭直迎上來。道爺快家去罷。姑老爺同姑奶奶都上京來了。奶奶正急著找爺呢。危先生聽了丫頭的話。三脚併兩步走到家裏。只見院子裏堆了幾個箱籠。他妹子喚珠姑奶奶的正立。在在院子裏看著個帶來的老嫗子。搬動呢。一見危先生。帶笑帶說道。哥你好自在。啊。妹子帶了你家妹夫老遠的來。探望你倆哥嫂。哥反跑開了。回頭又高聲喚道。你舅子來哩。成家說親戚隔遠了。不得會面。今朝反裝著姐兒躲起來哩。那妹夫戚少甫。噙著臉走了過來。郎舅相見。自然有幾句寒喧話。兒珠姑奶奶早先進了屋子。

嘆道：「嫂子哥回來哩，裏面應道：姑奶奶，你坐著歇一回罷。那行李橫豎有他招呼，阿桃安置呢？」危先生進了屋子，聽得老妻褚氏在隔壁把碗盞刀砧搬弄得鑼鑼介介響，走進去，喊喊喳喳的講了幾句，便捧著支烟袋，笑嘻嘻的出來，將烟袋送給少甫，纔各自落坐。鼓起契闊來，危先生道：「妹夫在江南過活得好，前兒寄信來說，不久要到福建去，我原不放心，常說父母面上只有這個妹子，這一去隔得愈遠了，不想今日倒得上京來，少甫正要說話，珠姑奶奶搶著笑著說道：『老媽子，浸沒鍋兒裏說也話長呢！你妹夫前兒在江甯縣衙裏時，倒也好，後來你外甥女兒沒了，鄭氏在隔壁聽了，珠姑奶奶話接著道：『可不是麼？玉一般的孩子，怎使沒了？親戚家隔了路，錠也沒送包兒。我說姑奶奶是自己人，到不得便抱怨，沒禮節兒，要是別個，不說不疼孩子，便說是連親妹子都忘了呢！』」珠姑奶奶笑道：「嫂子說笑話呢，親兄親嫂面上那里就論到這些上頭來？後來縣太爺調了你妹夫的飯碗，是要人家送上門的世界，那里有空飯碗攔著等人的呢？高不就，低不湊的，閑了一年，家計自然越發艱難了。前兒你妹夫家姨丈有信從福建來說，做了巡按司署的祕書了，要四五十塊錢的勾當，還容易位置，我喜得甚麼似的，催他快走，誰知他一日挨一日的，不到一月，那姨丈又墨悞斥革了，說時向少甫手中接過烟袋來，吹了。」

幾口接著說道哥你想開門七件事還是少得衣著少得吃。喝天可憐見千探萬聽的曉得你妹夫的堂舅舅劉八爺現在財政部裏當差使手面也還有纔赤緊的投奔了來一來尋個出路二來瞧瞧哥嫂呢。危先生沉吟了回道至親聚首原是件快事只千里投奔認堂舅舅做靠山怕打錯了主意呢。少甫不住點頭珠姑奶奶笑道妹子原說讀書人是子云詩曰拘慣了的哥說靠不住有門路麼。門路原要人去鑽的小秦王登基還要打三年仗世上有現成飯吃叫化兒兒也坐著不動了正說著鄭氏在裏邊喚阿桃珠姑奶奶忙道偏勞了嫂子了左右是自己人青菜白飯也行了勞師動衆的家裏又沒三鬚四婢的你要甚麼妹子來幫著罷說完走了進去一回又札著雙油手兒出來向危先生道你妹夫是有些臨場怯成日償記念著哥見了面又啞了嘴把了又向著少甫道我幫嫂子去你也把江南事情給哥談談啊說著又笑著進去了危先生見少甫穿件半新舊的藍緞薄綿袍兒方袖對襟團花元緞掛兒髮髮半斑風塵滿面不覺嘆息道與世渾濛仕途尤穢就令得志殊非自好之士所宜久居呢。少甫停了會道謀生事難遂忘清白明知得非樂土怎奈失更牽愁這自好兩字只索向飽暖而後從頭懺悔哩。危先生怕他不快將話岔開講些京華故實那阿桃早捧了盤出來盤內盛著兩碟菜并

酒壺杯箸等。那江南帶來的老媽子。幫著打開了桌椅。郎舅兩人便對酌起來。鄭氏道。姑奶奶也喝一杯去罷。沒見過客人。厨下忙著。主人反坐著吃。喝的珠姑奶奶笑道。我們還算得是客麼。你妹夫這會得了事。也能沒事時看要四個肩膀擔著兩口兒吃著。嫂嫂一輩子呢。這幾句話說得。隔壁危先生同少甫都笑起來。鄭氏笑攢著他道。你給我出去坐坐。莫儘在這兒鬪頑笑罷。說完。直把珠姑奶奶攙了出來。珠姑奶奶纔打橫坐了一面。喝酒一面。商量明天去找劉八爺的事。珠姑奶奶道。這又須哥哥替你妹夫一遭了。他是纔上京的丈二長和尚。那里摸頭顱去。衙門上去找。人是不便的。還得向衙門問明白了。他的住處。到他住處找去。纔便呢。危先生道。這也不是費手脚的事。只那劉八爺官名職銜是應該先曉得的。珠姑奶奶正夾了塊鷄。攔下。瞧著少甫道。不是叫其甚麼麼。少甫道。他官名原叫其光。只職銜却不狠明白。多怕是個簽事。罷危先生聽是劉其光。不覺撫掌道。不想妹丈竟望門投止。到這人少甫道。舅兄認識麼。危先生道人却不認識。只他是個著名的寶貝。精圓透亮。亮財政部裏有數的幹員呢。珠姑奶奶瞧著少甫道。可不是我那句話麼。誰是天生的三頭六臂兒。左不過會自己打點罷了。少甫聽了。微笑不語。危先生正色道。一剎風華。吾儕自非所及。特到頭榮辱。却還各未可知呢。說時。阿桃端

上飯來。這一宵至親話故。自然有許多的瑣屑。從此戚少甫夫婦便暫住在危先生家裏。再說那劉其光。本來是全清時的江蘇候補從九。在巡警講習所讀了半年的書。居然成了個警政人才。署了南區區官。口才也便給。幾句應酬文字也還過得去。不上半年。便膺了上峰寵遇。後來巡警道壽州吉小香升調淮北鹽運。其光便加捐了個鹽大使。跟了小香去。小香留他充了個總文案。從此兩人竟成指臂。民國成立。小香一帆風順。竟做了財政總長。其光便由鹽大使資格不次超擢。變了簽事的薦任官。自謂外而廳長。內而司長。可探囊而得。不想小香不久罷去。款段出都。一人更易全局。盡翻小香舊人。被新總長粵東齊之章如掃落葉一般。一個個翻下。勛斗來獨有其光。早就預備下。這著。惡著小香移交時。將他這簽事飯碗。向新總長殷勤托付。纔算沒事。只廳長司長的好夢。少不得暫且擱起了。那天是大總統特定的雙十節。各機關一律放假。那些部員如破籠而出的羣雀。一陣陣滿京城裏的叫噪。跳躑。主事哩。雇員哩。一輩小老爺們。資格淺荷。包小不過青雲閣一茶。至美齋一酒。中和園一戲。罷了簽事。大老爺身分大了。青雲閣至美齋。嫌人跡囂雜。不耐煩去的了。其光的公館。在手帕胡同。是崇文門大街的中段。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所以那些預先約下的過節同著頑的朋友。都在他家聚集。他正在

書房中等著手裏隨手拉著本新小說看見裏邊載著一首濃圈密點的閨情詩道娉婷袅娜更風流倚檻憑闌傍畫樓哀怨傷心愁緒裏郎離妾去覓封侯不覺笑道詩做到這個地位連我佐雜出身的也不由不贊賞哩說完提筆寫道讀閨情詩效作一絕詩曰放屁居然下氣通詞人墨客更詩翁無雙第一真難匹如此閨情嚇煞儂寫著自己看了一遍笑著將那部小說一丟忽聽得背後一人撫掌笑道好詩好詩只罵得人太刻薄仔細被那班大小說家逞窮勁敲去你肉能其光回頭一看見是個華服少年穿了件銀灰三閃緞銀鼠袍兒玄色一斗珠的緞掛兒粉臉烏頭出落得非常華采只嫌裝點過分便不免有些油頭少年的氣味其光却十二分的殷勤忙立起握手道失迎了怎一聲也不出的進來了說完把自己坐的那張椅挪上了半步那人讓也不讓便自坐了向書桌上翻了一回一冊冊書的撩過了便笑說道老劉你在部中得了新聞麼劉其光是何等機警的忙道沒有啊少年笑道你預備著罷這一個月內怕有熱鬧戲瞧呢其光忙把椅子挪近了一步悄悄的問道可不是有些更動麼少年搖首道怕還不止更動其光急欲再問忽聽得一陣笑聲兩個人嚷進來道他倒好發明了這個祕窟竟從沒說過一聲今天這東道是敲定他的了一路嚷一路闖進房來猛見那坐著的少年忽

然聲消氣息面紅過耳垂首鞠躬的立著真是

不衫不履翩然至。竟使虬髯低首來。

第三回 郭先生探歡場奇境 劉老爺演嫖界新規

却說那進來的兩人。一個姓郭號鐵珊。加料製造的腦袋兒。却裝在個長不滿四尺的身體上。人因都呼他作郭矮子。是前門外瑞源祥的總管。瑞源祥原是京裏有數的錢號。同財政部狠有些來往。矮子的手面本寬。又愛結交幾個官場人。便同劉其光混熟了一個。是湖南明保親見交政事堂存記的候補道尹王定侯。前清補過善化縣。光復後署過實業司長。是外省有數的幹員。兩人正笑著嚷著進來。忽然見了那少年。心中一驚。態度便登時局促起來。虧那少年不甚注意。翻笑問道。今天怎不約而同的都來了。兩人規規矩矩答應了幾個。是各自坐定。那少年同其光閑談了幾句。覺那兩人目眦不結。狠不自在。不覺暗暗好笑。想莫惡作劇了。也給他們樂一天罷。便立起身來。笑向三人道。今天總有約罷。再多坐便煞了諸君的風景了。三人連說沒有。那少年竟笑著走了。其光殷勤送出。見左右無人。低問部中到底有甚麼事。沒有。那少年笑道。改天講罷。這也不過是新傳出來的消息罷了。其光沒奈。

何也只得罷了。只心裏却非常的志志送去了。那少年轆轤般的轉著念頭。一步半步回到書房。只見郭王兩人像鼠子離了貓一般在。那高談放論起來。見其光進來。齊將拇指數著笑問道。不想你竟結交了這遮奢朋友。他來做甚麼呢。其光也頗有得色。冷冷道。節上沒事來閑走走罷了。那里便有甚麼事。郭矮子嘖嘖不止。似窮措大見人。尙主一般。眼看著其光大有涎垂一尺的光景。其光取出表來看著道。章子文沒同來麼。定侯道。他多半要敷衍那闊叔爺去呢。其光向矮子道。他不是已派了吉林中國銀行行長麼。多半又是他叔太爺招呼的啊。矮子點頭道。此刻的仲鷹竟是極峰一人之交了。林翼謀寵眷雖隆。但小行不謹。勢炎太張。上頭早知他是個跋扈將軍。只礙著利害關係。暫難棄置罷了。定侯道。仲鷹原有件絕人本領。人家做祕書總不免於才弄博。將本意改頭換足。只他能平心靜氣。人家怎麼樣說他。怎麼樣寫不支不蔓。平正條達。絕非蕭嵩虛有其表。可比。有這樣制誥才。自然要極膺寵渥了。三人正議論著。忽一個人直笑進來道。你們好啊。甚麼咀嚼不得。來嚼起吾家二叔來了。三人抬頭看時。却好就是那纔說的章子文。那章子文身材短小。似十四五歲人。只面目的蒼老。舉止的乖覺。竟是個積世老人。他也讀過幾年英文。依著叔父章仲鷹的聲氣。便從北京中國銀行學習生一躍而

爲吉林行長。今日也是由其光預約下來的。那郭矮子是最性急的。一見子文。便嚷道。人齊了。走罷。其光道。到那兒去呢。京裏這些尋樂地。真煩得膩煩了。矮子拍手道。好麼。自己住在這花草薈萃的手帕胡同。祕藏著滿園春色。還來人前作假惺惺態呢。其光不覺一笑。原來那手帕胡同一帶。是京城裏著名的私娼窠巢。滿洲人的生計本來極不堪的。不要說小家碧玉。都有在財神面前作肉身施捨。便是那些天潢貴冑。黃帶子紅帶子。哩護國將軍。鎮國將軍。哩窮得沒奈何了。也只得飾其妻女。飲糟亦醉。光復以後。私娼愈盛。儘有幾個銅雀歌姬。天寶宮女。來點綴這首善花光。只是他們行踪。既祕接引。綦嚴。沒有極熟的人。做這事。提調。非特無從問津。并且危機遍地。像孫榮。北里志。所稱鐵葉銅盤的故事。不難搬演。所以在京裏的人。既把手帕胡同一帶。當做獵豔趣場。又把牠看成臘脂虎穴呢。這日郭矮子逼著其光。要去。定候子文也從憑著。由不得其光不允。只得向裏邊轉了一轉。笑嘻嘻的走出來。道。你們定要做這事。我有約法三章。要你們用心。確守。矮子笑道。儘管說。便三百條也守得。其光道。第一條。不許問他們的姓名。居處。矮子聽了。躊躇道。陌陌生。生的。不把這些話來。敷衍大家。做啞子麼。其光道。我原說你不能依的。你要問他們。你便別去。矮子忙道。依你。依你。其光道。第二件。不許問他們生莊。

好壞矮子道。這又是甚麼意思呢。其光笑道。你原是個蠢才。一樣是件買賣。難道你們西幫錢號有得行規。他們北京私窰。便有不得標例麼。定候子文一齊大笑起來。矮子道。今天要頑沒奈何。儘你罵罷。且問第三條呢。其光道。他們同你說話時。你須看著我。我向你努嘴時。你要一聲也不言語。矮子笑道。這是把我做再進大觀園的劉老老哩。我可沒有這樣。其光冷笑道。你原是個聰明人。仔細被我撮弄了。不去罷。矮子著急道。我的劉太爺。你莫儘頑罷。我原是個蠢子。太爺可憐我。帶我一遭罷。說得三人都笑了。其光問。三人有車來沒有。三人都說。有其光道。左右不過幾步路。我們散步著。教他們把車放到華東飯店罷。說完。其光叫當差的。分付趕車的去。四人却慢慢出了門。轉過胡同西口兒。一直向南。不一回。便到了華東飯店。這個飯店。是京中著名的私娼機關。其光來過幾次。待者一見便知是那話了。殷殷勤勤的領到個極精緻的屋子裏。子文也來過一兩次的。只有定候同矮子沒來過。仔細看那屋子。黑魃魃的。雖不甚爽亮。裏邊的陳設。却非常華貴。其光指著架巨大的八音器。并一架刻銀屏風道。這是大內中物呢。庚子那年。兩宮走了。被日人偷了出來。這兒本是日人開的。玉魚金盃。流落人間。這種陳設品也。合與天潢貴胄。淪落爲娼。一室輝映。哩定候道。這種東西。怕不止這兒有呢。我前